

## 相逢水沙連：

### 第六屆「新台灣史研習營」紀實

吳昆展

學員、中興大學台文所

延續著前幾年「新台灣史研習營」對於各區域族群關係與歷史尋根的策辦主軸，這次營隊所關注的焦點也從過往的花蓮、阿里山、屏東等地，轉移到中部的桃源之鄉——舊稱「水沙連」的大埔里一帶。農曆年節甫過不久，我們便齊聚於台灣中心的山城一隅，在和鯉魚潭接臨相對的謝緯紀念營地內，享受四天三夜的學習行程所上盛的知識饗宴。簡單而隆重的「始業式」之後，首先由劉益昌教授講述「埔里地區的考古遺址與史前文化」，以現場挖掘時第一手拍攝的圖片紀錄，帶領學員們上探數千年來於「水沙連」一帶曾經存留過的先民遺骸，諸如牛罵頭、大馬璘等等新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類型。而從已出土的玉器等文物來看，此地遠在那時候已算是島嶼內陸東西交通的一大重鎮了。緊隨著餐桌上那一道道豐美的鄉土佳餚登場的，是由巴萬·韃拿哈（沈明仁）老師所主講的「賽德克族文化」。他不僅簡介了其族群的祖靈信仰和神話傳說等核心觀念，藉此來說明賽德克人與大自然和諧的共生關係，更呼籲各族群能用「愛與分享」的態度，重新看待發生於1930年代初期那不幸的悲劇——霧社事件。

第二天早上的兩堂課，分別是簡史朗老師以宏觀的角度和豐富的史料，來談論「水沙連」地區在清朝時期的開發與各族群的互動情形，以及黃美英教授採用個案分析和田野調查的方法，來講述埔里眉溪四庄「噶哈巫」族群的自我認同意識。而下午替營隊打頭陣的，則是鑽研「霧社事件」已久，且出版了若干相關著作的鄧相揚老師。他在兩個小時有限的時間裡，為我們將此一悲劇發生的前因後果加以陳述說明，包括先前帝國勢力如何有計畫的步步進逼、日警如何分化並利用原住民之間的衝突矛盾，以遂行「以夷制夷」的理蕃政策和軍事掌控……。於是清楚地勾勒出賽德克族人在日本殖民時代，滿佈著各種血淚傷痕甚至是荒謬不堪的淒涼運命。接著登場的座談會：「埔里平埔族群的過去與未來」，邀請到巴布拉、洪安雅、巴宰和噶哈巫等族裔的代表，齊聚一堂來談論其個人族群意識的醒覺過程，以及現階段他們所從事的文化恢復、教育啓蒙和記錄保存的工作。

夜晚賴貫一牧師那席精采的演講，以及令人讚嘆不已的文物館珍藏，更是讓我在沉浸夢鄉之前猶回味不止。身為弱勢族群（巴宰）的一員，早年且曾投入激烈抗爭年代的黨外街頭運動，賴牧師運用其獨具魅力的不凡口才，踏實地站在「台

灣母土」的立場，重新檢視數百年來這塊島嶼上彷彿不斷輪迴的殘殺。試圖從這些引人低歎的歷史當中，提取出先民們和諧共處的生存智慧——「打里摺」（好鄰居之意），以呼籲全島人民齊心建構一個團結的「生命共同體」。課後，我們就在蒙獲此一嶄新史觀的洗禮，並懷著期待能一睹罕見收藏的心情下，觀賞由牧師苦心搶救且奔波籌建的珍貴文物。處於這個堪稱台灣民間的「故宮博物院」裡，著實讓我深為像他那般具濃厚使命感的蒐集活力而感動。有了這些具體存在的重要見證，台灣歷史上諸多的疑點或許將因此能夠被再次改寫、賦予新詮釋了。

經過整整一天半屬於靜態的學習課程之後，第三天的「歷史散步」便實際走訪在這幾堂課裡曾被介紹到的數個史蹟，包括地勢險要的人止關口、霧社事件發生地的校園、領導者莫那魯道的紀念碑、舊巴蘭社族人的祖居地等等。隨著解說老師的講述和親身踏查，宛若真的置身在那驚心動魄的歷史現場，感受著半個多世紀前這些地方曾經上演過的種種。而就在冬陽悠然踱過頭頂上方的時候，載送著我們的遊覽車也抵達了川中島（清流部落）——霧社事件後賽德克族人被強迫遷徙的新生地，參觀那不久之前才告完工的「餘生紀念館」。裡頭詳細地記錄了百年來該部族的苦難，從上個世紀初日本統治者的不斷入侵、霧社事件前後各方勢力的恩怨衝突、皇民化運動時出征的志願兵（高砂義勇隊）、戰後國民政府「山地政策」的延續接管，以至於近二十年來自我意識的覺醒和主體性的追求……。這些都提供其後裔們或是其他族群重新認知、反思父組輩在困境當中掙扎奮鬥的機會，進而更深一層去挖掘霧社事件等歷史傷痕能夠給予我們的教育意義。

二月六日，營隊的最後一堂課是由張炎憲教授所主講的「228事件與烏牛欄戰役」。儘管埔里居民在二二八當時並無甚參與種種的抗爭活動，但由於「二七部隊」自台中往內山撤防，遂使得水沙連地區與這起歷史大慘劇有了關聯。老師從造成事件遠因的戰後國府接收的狀況講起，一路談及二二八之後台灣民眾追求政治改革的兩條路線：議事談判與武裝抗爭，以至於退守埔里和國軍交戰的二七部隊，因人數太少、孤立無援而不得不宣告解散的宿命。結尾再論述軍政高層於整個屠殺與清鄉後續的責任歸屬。而本屆（2006年）的「新台灣史研習營」，就在接下來學員們熱情分享的綜合座談，以及簡要的結業儀式之後譜上了休止符。透過緊湊充實的學習課程與踏查踏查的實地體驗，我們不僅對於「水沙連」這繁複的歷史和族群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，同時，也對至今仍身處社會邊緣的弱勢原住民的境遇，燃升了悲憫的同情與瞭解的尊重。如何將歷史上演述過的滄桑和哲理，轉化為新世紀的台灣甚至全世界各族群以及與大自然的共存共榮，正考驗著我們包容的心胸和大愛的智慧。